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三回 議賑疏口角出嚴府 失榜首回心守故鄉

詞曰：書生受人愚，誣信鑽勢趨，主賓激怒，立成越與吳。何須碎唾壺，棘圍自古多遺珠，不學干祿，便是君子儒。
——右調《落紅英》

話說冷於冰在嚴府中，經理書寫、批發等事，早過了一月有餘。一日，嚴嵩與他兒子世蕃閒坐，議論起冷於冰來。世蕃道：「冷於冰人雖年少，甚有才學，若叫他管理疏奏，強似幕客施文煥十倍，就怕他不與我們氣味相同。」嚴嵩道：「他一個求功名人，敢不與我合意麼？到只怕小孩子家才識短，斟酌不出是非輕重來。」世蕃笑道：「父親還認不透他。此人識見高兒幾倍，管理疏奏是千妥百當之才，只要父親優禮待他，常以虛情假意許他功名為妙！」嚴嵩道：「你說的甚是。」要知世蕃他的才情，在嘉靖時為朝中第一，凡內閣奏擬票發，以及出謀言人之事，無一不是此子主裁；他今日誇獎於冰的才學勝他幾倍，則於冰更可知也。次日，嚴嵩即差人向於冰道：「我家老太爺在西院請師爺有話說。」於冰整頓衣帽，同來人走到西院，見四面畫廊圍繞，魚池內金鱗跳擲，奇花異卉，參差左右；台階上擺著許多盆景，玲瓏透露，極盡人功之巧。書房內雕窗繡幕，錦褥花裯，壁間瑤琴占畫，架上絃牙簫，目光一奪。嚴嵩一見於冰入來，笑容滿面，遜讓而坐。嚴嵩道：「日前吏部尚書邦謨夏大人，惠酒三壇，名為絳雪春，真碗液瓊蘇也。今政務少暇，約君來共作高陽豪客，不知先生亦有平原之興否？」冰道：「生員戴高履厚，莫報鴻慈，既承明訓，敢不學左相劉伶，奈涓滴之量，實不能與滄海較淺深耳！」嚴嵩大笑道：「先生喜笑談論，無非吐落珠璣，真韻士也！只是生員二字，你我知契，不可如此稱呼。若謂老夫馬齒加長，下晚生二字，即叨光足矣。」於冰起謝道：「謹遵鈞命！」說笑間，一個家人稟道：「酒席齊備了！」嚴嵩起身相讓。見房內東西各設一席，擺列得甚是整齊，於冰心下道：「我自到他家一月有餘，從未見他親自陪我吃個飯，張口即是秀才長短；今日如此盛席，又叫先生不絕，這必定有個原故。」主賓就坐畢。少頃，金壺酌美酒，玉碗貯嘉肴，山珍海錯，堆滿春台。嚴嵩指著簾外向於冰道：「你看，草茵鋪翠，紅雨飛香，轉盼間已是三春時分。諺云：『花可再開，鬢小可再綠。』老夫年逾六旬，老將至矣！每憶髫年，恍若一夢。先生乃龍蟠鳳逸之士，非玉堂金馬不足以祭冠冕，異日登峰造化安知不勝老夫十倍！抑且正在妙齡，韶光無限，我與先生相較，令人感慨殊深。」於冰道：「老太師德崇壽永，朝野預卜期頤；晚生如輕塵弱草，異日不吹吳市之篙，朽木蘭之飯足矣，尚敢奢望！倘老太師略短取長，提攜格外，則櫪下駕駘，或可承鞭於孫陽也。」嚴嵩道：「功名皆先生分內所有，莫少磋跎。宜徽揚義，老大實堪任力；你我芝蘭氣味，寧事虛辭。」於冰聽罷，出席拜謝，嚴嵩亦笑臉相扶，說道：「書啟一項，老夫與小兒深佩佳章；奏疏尚未領教。如濛江淹巨筆，代為分勞，老大受益寧有涯際！」於冰道：「奏疏上呈御覽，一字之間，關係榮辱，晚生汲深綆短，實難肩荷；然既受庇於南山之喬，復見知於北山之梓，執布鼓於雷門，亦無辭一擊之笑也！」嚴嵩大喜。須臾飯罷，左右獻上茶來。嚴嵩拉著於冰的手兒，出階散步，謂於冰道：「東院蝸居，不可駐高賢之駕，此處頗堪寓目。」隨吩咐家人，速將先生鋪陳搬來。於冰辭謝間，家人們已安頓妥當。又回書房坐下，又見捧入兩個大漆盤來，內放大緞兩匹，銀三百兩。川扇四柄，官香四錠，端硯一方，徽墨四匣。嚴嵩笑說道：「菲物自知輕褻，不過借將誠愛而已，祈先生笑納。」於冰道：「將來叨惠提拔，即是厚儀，諸珍斷不敢領！」嚴嵩笑道：「先生既如此見外，老夫亦另有妙法。」向家人耳邊說了幾句，不想是差人送到於冰下處，交於柳國賓收了。自此為始，凡有奏疏，俱係於冰秉筆；不要緊的書字，仍是別的幕客辦理。又代行票擬本章，於冰的見解出來，事事恰中嚴嵩的隱微，喜得嚴嵩連三鼎甲也不知許了多少。每月止許於冰回下處兩次，總是早出晚歸，沒有工夫在外耽延。

荏苒已是六月初旬。一日點燈時候，見嚴嵩不出來，想來沒有事了。伺候書房的擺列杯盤，自己獨酌。已到半醉光景，見一個家人跑來說道：「太師爺下朝了！」眾人收拾杯盤不迭。於冰笑道：「我還當太師下了朝了，不想到此刻才回，必有會議不決的事。」正說著，見嚴嵩走入房來，怒衝衝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半晌不言。於冰見他氣色不平和，心上好猜疑，又不好問他。待了一會，嚴嵩從袖中取出一封奏疏來，遞與於冰道：「先生，你看此疏何如？」於冰展開眉，原是山西巡按御史張仲羽，為急賑恤以救災黎事。內言：平陽等處，連年荒旱，百姓易子而食，除流寓江南、河南、山東、直隸、陝西等省外，餓死溝壑者已幾乾人。撫臣方輅，玩視民瘼；閣臣嚴嵩，壅塞聖聰等語云云。旨意著山西巡撫明白回說，又嚴閣臣速議如惻賑濟。於冰道：「老太師，此事作何裁處？」嚴嵩道：「老夫意見，宜上一本，言：臣某受國深恩，身膺重寄，每於各省官員進見時，無不詳細採訪，問地方利弊，百姓疾苦；聞前年山西大有，去年禾稼收成，今該御史張仲羽中奏言，平陽等府百姓流移，餓死溝壑者無算；清平之世，何出此逛誕之言？請敕下山西巡撫方輅查奏。如果臣言不謬，自應罪有攸歸。此大略也。若夫潤澤，更望先生再煩作一札，星夜寄送方巡撫，著他參奏張仲羽『捏奏荒災，私收民譽』八字，老夫復諷科道等官，交章論劾，則張仲羽捏造言生事之跡實，而欺君罔上之罪定矣！總不慙首市曹，亦應遠竄惡郡，先生以為問如何？」於冰聽罷，呆了半晌。嚴嵩見於冰許久不語，又道：「我亦知此計不甚刻毒，先生另有奇策，可使張仲羽中全家受戮，祈明以教我！」於冰道：「山西荒旱，定係實情；百姓流移，決非假事！依晚生愚見，先寄書於山西巡撫，叫他先開倉賑濟，暫且救急；一邊回奏，言：前年地方豐歉不等，已勸紳士、富戶捐助安輯；今年旱魃為虐，現在春麥無望，以故百姓荒惑，臣已嚴飭各州縣，按戶查明人口、冊籍，估計應用銀米數目，方敢上聞；不意御史張仲羽先行奏白等語。老太師從中再替他斡旋，請旨發賑，此乾官、於民，似屬兩便，未知老太師以為可否？」嚴嵩道：「此迂儒之論也！督巡大吏，所司何事？地方荒災，理合一邊奏聞，一邊賑濟才是。今御史參奏在前，巡撫辨白在後，玩視民瘼之罪，百喙莫辭。」於冰道：「信如老太師言，其如山西百姓何？」嚴嵩道：「百姓於我何仇？可恨者張仲羽波及老夫耳！」於冰道：「以一人之私怨，害百姓之身家，恐仁人君子不如此也！」嚴嵩大怒，道：「張仲羽與你有交否？」於冰道：「面且不識，何交之有？」嚴嵩道：「既無交親，何必觸人怒耶！夫妾婦之道，以順為正，況幕客乎？」於冰亦大怒，「太師以幕客為妾婦耶？太師以幕客為妾婦，則太師為何人？」嚴嵩為人極其陰險。從不明明白白的害人，與漢之上官杰，唐之李林甫一樣行事。他也自覺失言，又見於冰少年性情執滯，若再有放肆的話說出來，就著人打死他也平常，只是聲名上不好聽，又且府中還有許多幕友辦事，隨改顏大笑道：「先生醉矣！老夫話亦過激。酒後安可商議政務，到明後再定奪。」說罷，拿上奏疏回裡面去了。於冰自覺難以存身，煩人將行李搬出府中，人不敢擔承。到次早，於冰催逼得緊，稟嚴嵩兩次，方放於冰出來。又知他是嚴嵩近信之人，或者再請回辦事，只得叫人把行李擔著下處去。柳國賓迎著問訊，於冰將前後說了一遍。到次日午後，見龍文入來，也不作揖，滿面怒容，扯過椅子來坐下，手裡拿著扇子亂搖。於冰見這般光景，也不問他。龍文長歎道：「老弟！可惜你將天大一場富貴，化為烏有！我將你與他口角事情，細細問了一回。你既與人作幕，你該事事聽東家指揮，順他為是。山西百姓與你姓冷的何干？做宰相、巡撫的倒不管，你一個秀才倒要爭著管，量你那疼百姓到了那個田地，你是想中舉想得瘋了！要借這事積陰德，便可望中；要知那都是沒把柄的。你再想一想，嚴太師還著你中不廠個解元麼？」於冰聽了前幾句，還心上有些然；他聽到積德中舉這話，不由得少年氣動，發起火來，冷笑道：「有那樣沒天理的太師，便有這樣喪良心的走狗！」龍文大怒，道：「我忝為朝廷命官，就是走狗，也是皇家走狗！我今此來，還是熱腸於你，你要知回頭，我好替你挽回去，怎麼才罵起來了？真是不識抬舉的小畜生！」又氣忿忿的向國賓道：「我小稀罕你們這幾個房錢，只快快的滾出去罷！」說罷，搖著扇子走了。把一個於冰氣得半日也說不出話來，在牀上倒了一會，急急的吩咐王范等快去尋房。到次日午後，二人回來說道：「房子有了，還是香爐營兒王先生家，房錢仍照上科數目。房子雖不必如這裡，喜的是個舊東家，王先生亦願之至。」於冰道：「還論什麼房好房歹，只快快的離了這賊窩，少生多少氣。」先叫國賓、丁范押了行李先去，自己算了房錢，秤便包了，叫陸永忠與羅中書送了，就交付各房傢伙。自己又僱了車子，到王經承家住下。

時光迅速，又到了八月初頭，各處的舉子雲屯霧集。到六日，三場完後，於冰得意之至。到九月初一日，五鼓寫榜，經承將

取中三房義字八號第一名籍貫折看後，高聲唱道：「第一名冷不華，直隸廣平成安縣人。」只見兩個大主考一齊吩咐道：「把第二名做頭名書寫，以下都象這樣隔著念名。」他的本房老師翰林院編修吳時來，聽了此話大驚，上前打一躬道：「此人已中榜首，通場耳目攸關。今將二名作一名，欲置此人於何地？莫非疑晚生與此人有關節？倒要請指明情弊提參！或他係叛逆後人，再不然出身微賤，求二位大人說個明白，以釋大眾之疑！」正主考戶部尚書陶大臨笑道：「吳先生不必過急！」隨將□八房房官，並內外簾御史等，俱約人裡面，取出個紙條兒來，大家圍繞著觀看。只見上寫著：「直隸廣平府成安縣冷不華，品行卑陋，予所深知，斷不可令此人玷污國家名器！」下寫：「介溪嵩囑。」上面花押、圖書俱有。眾官看罷，互相觀望，無一敢言者。吳時來又打一躬道：「此事還求二位大人作主。冷不華既品行卑污，嚴太師何不革除於未入場之先，而必發覺於既入場之後？且文衡取士，是朝廷家至公大典，豈可因嚴太師片紙，輕將一解元換去？」副主考副都御史楊朋起笑說道：「吳年兄不要爭辨，只要你一人擔承起來，這冷不華就是個解元。」眾官聽了，俱等著時來說話。吳時來面紅耳赤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眾官遂紛紛議論，有著他中在後面，也有執定不可中他的，也有憐功名人就將他中在後面，大家去在嚴府請罪去的。只見春秋房官禮部尚書司家俊大聲道：「吳先生不必狐疑了！嚴大師說品行污卑，這個人必定不堪之極！他一個太師品評，還有不公不明處麼？中了他有許多不便，我們如何因姓冷的榮辱，誤自己升遷！依我看來，額數還短一本，可即從落卷內抽出一本，仍算吳先生房裡的如何？」眾官齊道：「司老先生所見甚是，我們休要誤了填榜。」說罷，一齊出來，把冷不華一個榜首，就輕輕的丟過去了。

再說於冰等候捷音，從四鼓起來，直等到午後還不見動靜，只當這日不開榜，差人打聽，題名錄已賣的罷頭了。王范買了兩張，送於冰看視，把一個冷於冰氣得比冰還冷，連茶飯也不吃，只催柳國賓領落卷；一連領了五六天，再查不出來。托王經承也是如此。到第八日，一個人拿著拜匣，到於冰寓處問道：「此處可有個嚴平府成安縣的冷不華麼？我們是翰林院吳老爺名時來來拜。」王范接帖回稟，於冰看了帖兒，道：「我與他素不相識，為何來拜？想是拜錯了！」王范道：「小人問得千真萬真，是拜相公的。」於冰道：「你可回說我不在家，明日竭誠奉望罷。」王范問明翰林住處，回覆去了。次日，於冰整齊衣冠，僱了一頂小轎回拜。門上人通稟過，吳時來接出，讓到廳上坐下。於冰道：「久仰太山北斗，未遂瞻依，昨承惠顧，有失迎迓，甚覺惶悚，不知老先生有何教諭？」時來道：「年兄青年幾何？」於冰道：「□九歲。」時來道：「真鳳雛蘭芽也，可惜，可惜！」又問道：「你與嚴大師有識否？」於冰道：「今年春夏間，在他府內曾理奏疏等事，今辭出已兩月矣。」時來道：「賓主還相得否？」於冰遲疑不言。時來道：「年兄宜直言無隱，某亦有肺腑相通。」於冰見他意氣誠切，遂將前後緣由，詳細訴說。時來頓足歎恨道：「花以香銷，麝因臍死，正此之謂！」於冰聽聞始末。時來道：「某係今科第三房房官，於八月□七日早，始見尊卷，首場七篇，敲金戛玉，句句皆盛世元首；後看二三場，出經入史，無一不精雅絕倫，某即預定為鹿鳴首領矣！是日薦卷，即批中字；至議元時，群推年兄為第一。豈知事有變更，到填榜時，竟置年兄於孫山之外。」隨將嚴嵩預囑，主考議論，自己爭辨，細述一番。於冰直氣得面黃唇白，一字莫措。定神了半晌，方向前叩謝道：「門生承老師知遇深恩，提拔為萬卷之首，中固公門桃李，不中亦世結芝蘭。」說罷，嗚咽有聲，淚流數下。時來扶起安慰道：「年兄青年碩彥，異日搏風九萬，定為皇家棟樑。目前區區科目，何足預定得失？慎勿懈厥操觚，當為來科涵養元氣。若肯更名易姓，另入籍貫，則好權無可查稽，而蕭生定馳於中外矣！」於冰道：「門生於放榜之後，即欲回裡，因領落卷不得，故羈留累日。」時來道：「已被陶大人付諸丙丁了，你從何處領起！」兩人又談敘了幾句，於冰告辭。回到寓所，如癡如醉數天。

過了二□餘日，方叫收拾行李到家，與眾男婦訴說不中原由，無不歎恨。陸芳道：「相公這不中，倒象是個缺失，依者奴看來，這不中真是大福。假若中會了，相公一定要做官，不但與嚴中堂變過面孔，他斷斷放不過，就是與他和美，也是致禍之由。自古及今，大奸大惡，那個能官貴到底？那個不波及於人？這都是老主人在天之靈，才叫相公有此蹉跎。況我家田產生意，也是成安縣一富戶，豐衣足食，便是活神仙。相公從今可將功名念頭打退，只求多生幾個小相公，就是百年無窮的受用，氣恨他怎麼！」於冰道：「我也一路想及於此。假如彼時不與嚴嵩口角，倚仗權勢中個狀元，做個大官，他既貴，我便能賤，我設或弄出事來，求如今日安樂，斷斷不能了！你所言甚合吾心。我如今將詩書封起，誓不再讀；釀好酒，種好花，與你們消磨日月罷！」卜氏道：「象這樣才是！求那功名怎麼！」自此後，於冰果然一句書不念，天天與卜氏閒談，頑耍他的兒子，家務也不管，總交與陸芳經理著，他岳翁卜復拭幫著，又復用冷於冰名字應世。因迴避院考，又捐了監，甚是清閒自在。到鄉試年頭，有人勸他下場，他但付之一笑而已。

正是：

一馬休言得與失，此中禍福塞翁知；於今永絕功名志，剩有餘閒寄酒卮。